论霍桑的审美现代性

方文开[*]

内容提要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一直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文学创作的审美现代性,即他以敏锐的感悟力,从相反的方向去反思现代性,去反思物化文明对人的威胁和统治。他不仅从现实出发展现人在现实世界的自我失落、孤独和异化,从文化的角度展开对“恶之人性”的批判 ;而且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努力寻求一种摆脱这种异化状态的途径,希望通过回归乡土与自然,以实现“人诗意地栖居”的完美状态,从而获得人类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 :霍桑　审美现代性　异化　精神家园

在西方现代化历程中,产生了两种现代性 :一种是以进步、理性、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并渗透到社会各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 ;一种是对此予以否定批判的审美现代性。所谓审美现代性,是对前者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重商主义和功利主义、对资产阶级和世俗阶层的现代价值观的厌恶并对之展开激烈的反叛,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反思性”。阿多诺的现代性美学理论有一个经典的悖论表述 :艺术要成为社会的,就必须站在社会的对立面。[①]卡林内斯库强调 :“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辨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 ;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 ;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16 – 17)。这种对美学现代性的三重辨证对立概念的理解与分析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并为反思指出了方向。现代性走向反思现代性的过程,标志着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种反思使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免于丧失自我,免于精神沉沦,从而成为一种拯救力量。

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作品,虽然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人和社会的观照,但他并不同他同时代的爱默生、惠特曼等一样一味地讴歌当时美国欣欣向荣的蓬勃发展局面,而是以独特的审美视角、敏锐的洞察力,从相反的方向去反思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反思工业文明给人造成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审美现代性。他的作品揭示了现代性压力下异化的现实、异化的人,并努力探求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希望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的作品超越了时代,正如戈林所说 :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写的是他前面的时代,却也写的是他的时代,而我们今天读来发现他也写了我们的时代。[②]这也是“20 世纪以来霍桑在美国文学史的地位有上升之势”(Tuner 134)的原因之所在。

一、异化的现实

人类文明的过程是以人类的不断异化为代价的。所谓异化,在文学中体现为背离本来

* 方文开,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的性质、反常或本质的丧失、隔膜和疏远；反映在文学中是人精神的极度苦闷、孤独、异常，极度压抑而不为人所理解；具体表现形式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等。陀思妥耶夫斯、爱略特、海勒等现代、后现代作家都以敏锐的审美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审美的抗议和批判，向我们展示了各种形态的异化现实。类似地，霍桑在作品中也从多层次展现了异化的主题，尽管他的摹写表现得相当含蓄。

首先是社会本身的异化，即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官僚机构、意识形态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成为人自由生存状态的对立物。在“红字”中，以贝灵汉总督和威尔逊牧师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政府可以主宰一切，他们可以对辖区内的人民任意实施刑罚，甚至判处监禁，对海斯特的三个月判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统治阶层的这伙“教长圣徒”；“他们的确是些善良的人、公正而又贤明。但是，若想从人类的大家族中，选择出同样数目的智慧和美德的人们比海斯特现在所转身面对着的相貌冷酷的圣人们，还要无资格来裁判一个犯罪的妇人的心，还要无资格来分辨善与恶的环节，那确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霍桑，“红字”53）。霍桑在小说中虽然对这两个人物着墨甚少，但对政教合一的统治阶级的揭露和鞭挞却是深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他的作品表现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一切方面的烙印；宗教的偏执摧残人的精神、压抑人的自然要求、造成普遍的思想矛盾和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现象，甚至教会的人士也不例外。胡伯牧师为了谋求绝对的真诚，以一袭“黑面纱”罩面，向世人昭示人人心中都有恶的存在，所不同的是他敢于承认自己的罪恶。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胡伯牧师，他也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偏执狂。宗教偏见毒害下的人们一味地崇拜教会与牧师，失去了辨别是非与真伪的能力。对海斯特，人们像害怕瘟疫一样躲而避之，甚至当她帮助别人时，还经常遭到受帮助者粗鄙的侮辱；而对丁梅斯代尔，信徒们认为他是高尚的圣徒，甚至把他吞吞吐吐的忏悔当作是圣人的表现，并对他更加尊重。

其次是社会关系的异化，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两个方面。人与人的异化，即他人对个人的异化，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大多数人认为《福谷传奇》是霍桑对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革表示怀疑的集中体现，也有学者认为“它以隐喻性的方式表现了作者追求文学市场化的实践过程，……是文学市场化的策略”（方成 7）。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部作品也是一幅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展示图。现实生活中纤细娇美而又单纯的波莉西拉，在精神上完全受三个强硬人物（催眠师维斯塔威尔特、女强人芝诺比阿以及改革家豪灵斯沃斯）的控制，最后变成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没有思想的空壳；《胎记》中的艾尔默更是走向极端，他追求生活中绝对的完美。他妻子乔治亚娜，除了脸上的那块胎记之外本就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理想的可爱之人的活生生的典型”（271），但艾尔默则无法容忍，一定要用科学的力量将妻子脸上的胎记去掉，结果当他用炼出来的药水洗去乔治亚娜脸上的胎记时，后者的生命也随之陨消了。尽管艾尔默追求完美的愿望是真诚的、高尚的，但他心中容不下一点人类的不完美，这与人类存在本身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是完全相悖的，是人性异化的真实体现。像这样一种意志专横地主宰另一种意志是霍桑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情形；齐灵沃思随心所欲地玩弄牧师于鼓掌之上、马勒使用催眠术完全迷惑了品钦、布兰德将埃丝特牢牢地控制在手中、米丽安的模特对米丽安实行神秘而又残暴的专制等等。

人与社会的异化，即整体的人与个体人的对立关系，体现为人在强大而科学化的社会体制、观念面前显得渺小无力、个性丧失。《教长的黑面纱》中的胡伯，与丁梅斯代尔和鲁本不同，他选择的是竭力将自己的罪恶公布于世。类似于艾尔默追求绝对的完美一样，他追求的

是一种绝对的真诚。以一袭令人恐怖的“黑面纱”罩面，他把自己深不可测的灵魂与外在世界隔离开来，即使在形式上他还是一名牧师，还为大家作祷告，但实际上他已经与整个社会完全脱离了，他要求绝对的真诚换来的结果只能是自我孤独、自我毁灭，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是虚伪的、黑暗的，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反而觉得真诚是可怕的东西。

二、异化的人

异化的人事实上是指人与自我的异化，主要指人个性的异化、自我的消失。海丝特身份的变化正是一种自我失落的反映。最开始，她是一位善良、美丽的女性，但当人们发现她犯了通奸罪时，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海斯特了。为了找回失落的自己，她忍辱负重，佩带红字甘愿受罚，并乐善好施，努力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伊桑·布兰德》的同名主人公为了弄清楚“不可饶恕之罪”出外寻找了十八年，他出外寻找的实际上就是失落的自我。小说中还描写了两个与之相辅相成的画面：一个老犹太德国人身背画片四处展示，一条狗为追逐自己的尾巴而在原地圈跑。犹太人本就是漂游无定、无根的人类的代表，他们四处漂泊，在寻找着自身的家园；后者更明显地象征着一种自我的失落。同样地《威克菲尔德》的同名主人公令人不可思议就离家出走二十年，虽然霍桑并没有向我们道明他出外的理由，但从小说文本断定，威克菲尔德出外寻找的同样是失落的自我。“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与《罗杰·马尔文的葬礼》中的鲁本是霍桑作品中人格分裂与自我异化的典型代表。他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踏进了自己灵魂的最高处，孤寂的“自我”因而陷入两种针锋相对的冲动和无休止的交战之中：一方面是将自我公之于众的渴望，另一方面则是将自我隔离深藏的本能。丁梅斯代尔和鲁本都选择了后者，前者千方百计要隐藏自己所犯下的通奸罪，结果世人都尊敬他，教民们都愿意聆听他的教诲，而他的声望、地位也越来越高，但这种虚假的胜利却使他永远丧失了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最后换来的结果是自我的孤独与毁灭。鲁本与丁梅斯代尔虽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有些无辜，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只有离开自己未来的岳父去寻求生的希望，但他错在违背自己向岳父许下的诺言，并对妻子撒谎，失信与撒谎带给他的，就像《自我中心，或胸中的蛇》中的艾立斯顿一样，胸中一直有一条蛇在咬着他，使他日夜不能安宁，从而造成自己人格的分裂，进而导致自我的孤独与毁灭。

而异化的现实必然带来人的无所适从和孤独感，因此人的孤独及孤独感是霍桑探讨的又一重要主题。“红字”即是这一主题的典型代表。主人公海丝特可以说是人类孤独的代表，她与父母、丈夫、情人、周围的群体甚至女儿之间都是相互孤立的岛屿，彼此都无法抵达对方的彼岸。她父母把她嫁给比她大很多且丑陋无比的老齐灵沃思，这段婚姻对她来说是不幸的。从这一点来看，她父母根本不理解她，这段不幸的婚姻也说明海丝特和父母之间存在巨大的隔膜。海丝特与丈夫之间缺乏爱的基础，在海丝特的眼里，齐灵沃思是那样的冷漠、无生气，像一堵“即将倒塌的墙”。从表面上看，海丝特与情人丁梅斯代尔之间是相爱的、有着感情和心灵的沟通，但实际上他们没有从实质上融入各自的心灵。对于丁梅斯代尔来说尤其如此，当他们的恋爱事件败露，海丝特独自在刑台上承受众人的谴责和唾弃，遭受清教当权者的审问却极力保护她的爱人时，他却充当着当局者的走狗，并表现出对上帝威严和可能失去世俗荣耀的恐惧。霍桑表现这种充满讽刺意味的悖谬角色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难以沟通。而对于马萨诸塞镇的居民而言，海丝特从来都和他们无法沟通和交流，她在接受审讯的那一天，那么多围观的镇民就没有一个是对她表示同情

的,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全镇人都以看到她为耻,就是那些清教徒的孩童碰见她都向她投石子,她只有独自一人带着珠儿在离市镇很远的海边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没有人愿意和她有任何关系,更没有人会给她讲一句稍带温馨的话语,哪怕是她倾尽全力帮助的镇民也都用恶毒的言语来回答她的恩情。珠儿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迷,她经常为看不透小珍珠的行动和本性而迷茫,望着她那黑黑的眼睛,似乎是不可测的深渊,里面好像"显露出恶魔般欢笑的影子"(霍桑,"红字"79),她也常情不自禁地向老天发问:"这是我的珠儿吗?"(霍桑,"红字"80)母子关系是人性当中最自然的关系,而海丝特与自己的女儿之间却缺乏正常的沟通与交流,疏远和异化进入了最亲密的家庭关系,人性中的亲情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

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斯沃思在霍桑笔下更是地地道道的孤独人,前者虽然和海丝特有过爱,但他一方面崇拜上帝,另一方面又害怕失去现有的职位和荣耀,因此他不可能真正地去爱,不可能与海丝特全身心地沟通;对他周围的人他更是避之惟恐不及,害怕别人了解他的秘密,不相信任何人,对他人来说他是坚固的堡垒,而他人对他来说也是坚固的堡垒,他只能选择孤独。后者的悲剧在于他选择了错误的婚姻,为了报复,他只得隐瞒自己的身份;隐瞒身份本就意味着孤独。

霍桑在他的英格兰三部曲中的另两部《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谷传奇》里对这一主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总体上描绘了一幅人类孤独的群像,他能在 19 世纪上半期发出这种完全相异与他同时代人的呐喊,真正体现了敏锐的审美现代性。

对"人类心灵真相"的观照可以说是霍桑的创作宗旨,而他相信对"恶"的了解和关注,是理解人类心灵真实境况极其重要的环节,因此霍桑的作品大多涉及的是人性"恶"的主题。他曾说:"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座坟茔和土牢"(qtd. in Kazin 28)。这里的"坟茔和土牢"即人心之恶,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矛盾以及犯罪等现象无不打上人性恶的烙印,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各样的形态表现出来。

霍桑认为自私自利普遍存在于人性之中,是人性之恶的根源。品钦法官为了独占家族的全部财产极尽卑鄙之能事,不惜诬陷自己的堂兄;芝诺比阿为了自己的爱情,强行看管和迫害自己的表妹;围绕大红宝石的寻找,霍桑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私自利之徒的全景:年纪最大的"觅宝者"寻宝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追寻宝石的欲望;化学家想要分析它的结构,以出版自己的研究结果,使自己在科学研究上的荣誉达到顶峰;商人想获得它以卖出一个好价钱而大发横财;诗人想从宝石那里获得灵感,并最终为自己获得文学上的声誉;爵士取宝以进一步加强他家族的显赫地位。这些人最后都因为其自私人性而导致自己的生活变得单调乏味,人生变得暗淡,甚至是失败。

在霍桑看来,骄傲自大是人性之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常常使人自觉不自觉地脱离他赖以生存的人群和社会,会让人高居他人之上,从而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摧毁人自身所具有的本性,直接导致恶的产生。霍桑在作品中抨击了各种形态的骄傲自大。

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也是另一种恶。不管是什么样的理想都应该建立在对人类基本关系有利的基础之上,如果这种理想有损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那么无论它有多么崇高和伟大,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恶。艾尔默追求绝对的完美,胡伯牧师追求绝对的真诚,结果前者导致妻子的丧命,后者只能导致自我的失落;类似地,米莲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也只能让她自己处于一种故步自封的境地;医学家卡卡弗代尔为了科学竟抽取了自己全部最新鲜的血液进行实验,这种献身精神虽令人感动,但毕竟是不切实际的;豪灵斯沃斯试图通过激发罪

犯的高级本领,使其洗心革面从而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只能置自己的信念于虚妄之中。拥有崇高的理想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如果在追求理想的征途中以牺牲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和丧失人性中"最圣洁的同情"为代价,那么原本美好的愿望只能化为泡影和虚无,邪恶也会由此而产生。

就人的出路而言,霍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悲观不等于消极,他对人类困境的描述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揭示异化的现实也并不是霍桑的目的,其目的在于向人们昭示人类精神的异化状态,以期摆脱这种异化状态,从而使人获得自由,这也是现当代的众多小说家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三、精神家园

如果从传统的观点来看待霍桑,他的思想确实有些趋于保守。他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态度去看待科学的,他笔下的科学家都是些非理性的"怪物",他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性沦丧充满了担忧和恐惧。霍桑的这些担忧和恐惧正是他审美现代性的典型表现,是他超越现代的现时性特征,这一思考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性技术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与海德格尔崇尚"前现代性"相似,霍桑渴望人生存在一种本真的自然状态之下,因此他作品中描述了一系列的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冲突,并明显表现出对自然人的崇尚和向往。他崇尚人能回复到前工业社会,回复到自然状态下生存,未经世俗化的多纳泰洛在远离尘嚣的蒙特贝尼庄园的生活模式才是他的理想之所在。在霍桑的审美图式中包蕴着浓重的"乡土情结",那种清纯、质朴、迟滞、明静的田园风光是他心中最美好的风景。然而,他的乡土风情描写的深层价值,并不在于画面本身的审美意义,而在于对自身的超越;他是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医治现代性疾病的"最蓬勃的酵母",是把象征自然的乡土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灵魂的栖息地。它"像真理一般强大,像邪恶一样不可动摇,它比生命还要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们同情欲与激情、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悲伤结合在一起"(斯通贝克 11),是霍桑回归自然,达成"人诗意地栖居"的一种表征,是他寻求精神家园的外在表现,并构成霍桑小说审美现代性的主体。

虽然他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提出一整套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也没有写出类似于弗洛伊德对现代性忧虑的词句,更没有现代派、后现代派作家笔下那样大胆、赤裸裸地表现世界的异化和荒谬,但他作品中对人存在状况的关注,对异化、人性恶的揭露,对回归本真的乡土精神的渴望可以被看成是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早期源头之一,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萌芽。

注解【Notes】

① See T. W. Adorno, *Aestheic Theory* (London: Rouledge & Kegan Paul, 1984) 321.

② See Rita K. Gollin,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1. (Lexington: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94) 211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 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Calinescu, Matei.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Trans. Gu Aibin and Li Ruihu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2.]
方成:《霍桑及美国浪漫传奇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年。
[Fang Cheng. *Hawthorne and the Romance*. Xi'an: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霍桑:"胎记",《霍桑小说全集》第 3 集,胡允桓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
[Hawthorne, Nathaniel. "Birthmark."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awthorne's Novels and Stories*. Vol. 3. Trans. Hu Yunhuan.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红字",《霍桑小说全集》第 2 集,胡允桓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The Scarlet Letter*.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awthorne's Novels and Stories*. Vol. 2. Trans. Hu Yunhuan.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Kazin, Alfred. *God and the American Writ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 Publisher, 1997.
斯通贝克:"威廉·福克纳与乡土人情",《福克纳中篇小说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3 年。
[Stonbeck. "William Faulkner and His Native Complex." *The Selected Works of Faulkner's Novella*.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3.]
Tuner, Arlin. *Nathaniel Hawthorne*.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1.

责任编辑:刘兮颖

"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将在武汉举行

为了探索新的文学研究方法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外国文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广东商学院等正筹备联合举办"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全国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将于 2005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2 日(10 月 30 日为报到注册时间)在武汉市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举行。会议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主题下,将分以下四个子议题展开讨论:1、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与外国经典作品解读;2、文学存在的价值判断与伦理批评;3、文学批评的道德责任;4、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同其他批评方法的融合。

有兴趣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请将论文题目或提纲及详细通讯方式寄至本刊编辑部邹建军先生。来不及事先取得联系的学者,也可携论文直接赴会。会后,除择优选发优秀论文于本刊会议专栏外,还将出版论文集。

联系地址: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 2 号教学楼 1 楼《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6042 027—62314113 电子信箱:wwyj11@126.com jianjunzou@263.net

论霍桑的审美现代性



刊名： 外国文学研究 SCI PKU CSSCI
英文刊名：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2005(5)
被引用次数： 12次

参考文献(9条)

1. 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李瑞华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2002

2. 方成 霍桑及美国浪漫传奇研究 1999

3. 霍桑;胡允桓 胎记 2000

4. 胡允桓 红字 2000

5. Kazin Alfred God and the American Writer 1997

6. 斯通贝克 威廉·福克纳与乡土人情 1983

7. Tuner Arlin Nathaniel Hawthorne 1961

8. T W Adorno Aestheic Theory 1984

9. Rita K Gollin "Nathaniel Hawthorne,"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94

本文读者也读过(2条)

1. 方文开. Fang Wenkai 从《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看霍桑的文化政治策略[期刊论文]-外国文学研究2008,30(1)

2. 方文开. FANG Wen-kai 霍桑与浪漫主义反讽[期刊论文]-外语研究2007(6)

引证文献(12条)

1. 袁琴芬. 吕园园 《福谷传奇》中主人公异化人格[期刊论文]-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11)

2. 杜李娟 直逼心灵的象征——浅析霍桑《教长的黑面纱》[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海艺苑 2011(5)

3. 李娜 论霍桑作品中的孤独感[期刊论文]-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1)

4. 司海舸 The Analysis of Pearl in The Scarlet Letter[期刊论文]-科技信息 2010(8)

5. 李明校 An Analysis of Dimmesdale's Characteristics[期刊论文]-海外英语(中旬刊) 2011(7)

6. 娄素琴 论霍桑笔下的"自然人"形象[期刊论文]-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5)

7. 郑先媛 从结构主义角度分析霍桑的《拉帕西尼的女儿》[期刊论文]-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1)

8. 赵媛琴 生存困境中的人性异化及寻求人性复归在文学中的表现[期刊论文]-文艺生活·文艺理论 2011(2)

9. 吉梅玉 异化的隐喻：田园剧与狂想曲——析霍桑《福谷传奇》中的文化哲学思想[期刊论文]-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2012(4)

10.侯斌.徐丽君 《七角楼》中的孤独与异化及其现代性[期刊论文]-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0(1)

11.阳根华 从西方文化视角看霍桑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期刊论文]-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8(6)

12.方文开 论霍桑《带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阿拉贝斯克"式结构[期刊论文]-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8(6)